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四七九號　原名：抗戰日報

重要啓事

一、報價從本年七月一日起，每期增為本幣一百元，每月三千元（郵費在內），臨時增刊不另增價。

二、各分店、合錢處，務於本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將後半年（七月至十二月）各該地區訂出的報紙總份數和報費（舊欠報費在內）一併寄交本科，以便寄發。

三、請各地讀者（不論增份或訂閱），將閱後報紙除領導機關必留參考份數外，其餘均收交當地發行機關交郵局寄回本科，郵費由本科支付。

本報發行科五月六日

遺失聲明

本局郵工王明正同志在陰曆三月二十七日祈縣五區侯店殿（北殿）看會時，不愼遺失晉綏郵政管理局郵政第一號背名上[illegible]布質袖章一件，除報上請求補發外，該袖章無論何人拾得均作廢，如有發覺假借該章活動者，即希詳加審查追回。

祈縣郵局

招領啓事

我在石楞子附近路上拾到毛巾壹打，希失者前來認領。

分局管理股蘇桐啓

尋人

王[illegible]……

太岳呂梁我軍並肩作戰

解放汾城洪洞襄陵三城

攻克襄陵之役殲胡閻軍千餘

（本報訊）我太岳、呂梁人民解放軍並肩作戰，攜手並進，先後於五月三十日及六月三、四兩日解放臨汾外圍之敵強固據點汾城、洪洞、襄陵三城。此為我旬日來繼鄉寧、大寧、蒲縣解放後，收復之第四、第五、第六座縣城，現臨汾已成一座孤城，而汾河西岸則除孤立之吉縣外，胡閻據點已全部被摧毀，前被胡閻敵頑侵佔之呂梁第十分區已與晉綏解放區聯成一片。盤踞洪洞之胡軍三十師三十旅八十九團，懼我軍殲滅，已倉惶向臨汾逃竄。據守襄陵之胡閻三十八師十七旅四十九團一部及閻頑保安十九團、保警大隊千餘人則全部就殲，戰果正清查中。

分局機關積極防旱備荒

担水種瓜六千五百苗

竭力執行「二兩米」運動，厲行節約

（本報訊）分局機關同志積極與旱災作鬥爭，担水搶種南瓜，目前已種下六千五百廿一苗，另有五百六十苗馬上可下種，並竭力執行「節省二兩米」運動，厲行節約。五月三日，邊區一級各機關，舉行防旱備荒及幫助駐地羣衆生產的座談會後，分局機關生產委員會及各灶管理伙食同志，討論了防旱備荒，節約及幫助羣衆生產等問題，接着便號召大家動手，找臨近有水的小塊地，保證每人担水種南瓜二十苗，大部份同志都熱烈響應了這個號召，而且普遍超過二十苗，共種三千六百八十苗，現在葉子都長了三四片。五月下旬，亢旱更為嚴重，又再次召開各生產小組長聯席會議，一致認為必須在思想上認識到旱災日益嚴重，決不容忽視，只有大力行動起來，才能克服這一嚴重危機，因此，一致決定除過去已捉苗的莊稼，要加緊澆水，保證不旱死外，並突擊在一週內每人再担水搶種南瓜十苗，本月三日檢查，又搶種了二千八百四十一苗，另有五百六十苗已泡好糧籽，挖好窩子即將下種。

馬伕班同志最積極

平均每人種瓜百六十苗

警一班未抓緊每人平均只種七苗

這次種瓜，表現最積極，種得最多的，要數馬伕班，他們在人少工作多只能擠時間的情況下，每人平均搶種了一百六十多苗，假如按最低估計，每苗收四斤，共能收六百四十斤，每五斤瓜頂一斤小米，可折米一百二十八斤，足夠一個人四個月的食糧。其次警衛二班每人平均種一百零七苗，通訊班每人平均種七十三苗，三、四班每人平均種七十一苗，一般平均都在三十苗以上。還有些同志計劃再買籽兒，盡量抽時間多種。但還有部份同志，淡視這個緊急任務，未能抓緊時間多種，如警一班每人才平均種上七苗，劉壯興等少數人一苗也沒有種。這次檢查會上，決定如在十天半月下雨，則抽出騾子耕地，突擊種上黑豆、小豆；如一月二十天下了雨，則突擊種小日月穀，再遲則搶種蕎麥。各種種籽已準備好，一下雨就可行動。

五月份一灶注意調劑

每人每天節約米二兩五

二灶却平均只節約一兩五

在節約方面，實行了每人每天節約二兩米、減少吃麵額，按人數下米，注意少下剩飯，如剩下飯，同下頓新飯和在一塊或炒了吃。五月份結算下來，一灶每人每天平均節約米二兩五錢，二灶因雜務人員多，及未切實注意調劑，每人每天平均只節約一兩五錢。今後如調劑好，少吃麵類，多吃幾次稀飯，每人每天可節約二兩到三兩米。其次，[illegible]減員十六人，縮減走工[illegible]，家在本村或決定分配生產工作，家在[illegible]或決定減少。關於幫助羣衆生產方面，也決定幫助羣衆三十一個全工，並幫貧苦羣衆二十一畝八分旱地變為水地，[illegible]修水地二十六畝。

解放襄陵之戰

我勇士們奮勇猛撲

一刻鐘佔領了全城

（新華社呂梁南綫四日電）本社特派記者穆欣報導解放襄陵之戰稱：總攻在四日晨六時四十分鐘開始後，排砲雷鳴，全城籠罩在濃煙硝霧中，閻頑藏在堅強工事裏的南門守敵，妄圖頑抗。神勇的山砲手和工兵，立時將城門和堵塞的砂石炸得飛，為衝鋒號所鼓舞的「四零九」部隊勇士們，猛撲城內。互助組長鄭玉林為首的九連第七班七個戰士，迅即佔領城樓，俘敵二十四名，繳步槍二十六支，輕機槍三挺，擲彈筒一個。五分鐘後，七班長申永豪押送首批俘虜出城時，在火綫上搶救傷員的担架隊員齊聲喝彩。九連連長——殺敵英雄申炳鈞同志，在指揮中光榮犧牲，激起戰士們復仇的烈火，攻勢環城向兩翼猛撲，頑匪像熱鍋上的螞蟻，東竄西竄，此際，「四零七」部隊亦粉碎胡頑抵抗，由東門攻入。經歷十五分鐘，即將全城佔領。衣衫襤褸的俘虜羣，正充塞街頭，市民帶着滿笑容開門出來。朝陽普照全城，槍彈聲漸漸稀疏，潰逃東郊的殘敵，在麥田裏像喘息的野兎逐個落網。

太原物價繼續猛漲

閻頑報紙供認：各項「措施」已無濟於事

（本報訊）據確悉：太原物價猛漲，人心極度恐慌。閻逆於五月十一日前在太原實行統制全城銀行，除軍隊可以自由買賣外，老百姓每人最多只能購買五斤。並下令：沒有半年食糧的老百姓不得在城內居住。每個「國民兵」須繳三石五斗米麥。五月十五日，小麥六十八萬元，三號粗布每疋六十六萬元，而同月廿六日，小麥八十二萬元，三號粗布每疋七十六萬元，金價上揚更為猛烈，已達二百三十萬。閻頑報紙也在驚呼其危機嚴重，五月廿五日閻頑民衆日報說：「物價飛漲，一般市民[illegible]，公教人員叫苦連天，……各地因飢餓所發生的事件，一天比一天增加，……而政府的各項措施，政令累牘，只是無濟於事。」閻頑復興日報亦供認：「老百姓餓肚子，公教人員沒飯吃，二者[illegible]……綜娟濱」（伯）

李濟深氏

同情學生運動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港息：李濟深頃於香港接見華商報記者，對目前遍及全國之學潮有所評論。李氏稱：「青年們正以罷課進行抗議飢餓和內戰，許多青年已流了鮮血，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應予以同情。」此事證明知識份子中有良心者佔絕大多數。」李氏於回答為何飢餓威脅全國時稱：這都是「反動統治集團實行的武力統一政策」所招致的。

西北解放軍反擊隴東

殲滅蔣胡軍近二千人

收復華池縣及蔣台、元成兩鎮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一部，上月三十日突然出現於蔣胡軍侵入之隴東地區，同時向華池縣（原悅樂鎮）及該城北四十里之蔣台鎮、以南之合水城等蔣軍三座據點展開反擊，據初步戰果，已殲滅蔣胡軍近二千人。盤踞蔣台者為蔣軍馬鴻賓部之八十一師暫六十旅一七九團（缺第一營），經五小時戰鬥，即全部殲滅，計殲敵一千三百餘人，其中生俘團長以下八百餘名，繳獲迫擊砲六門、重機槍十二挺、輕機槍三十六挺、六零砲六門、步槍六百餘枝。華池守敵為蔣軍騎兵第二旅第三團（缺半個連），經人民解放軍戰士一次衝鋒，即將該城收復，守敵無一漏網，人民解放軍僅傷亡二十人，是役，斃俘蔣軍五百五十四人，其中生俘其副旅長陳應標、團長汪鎮等以下四百餘名，繳獲戰馬四百餘匹、迫擊砲[illegible]、重機槍四挺、輕機槍三十[illegible]、步槍三百餘枝、子彈六萬發。駐華池北八十華里之元成鎮蔣軍聞訊倉皇逃竄，該鎮當告收復。人民解放軍[illegible]部則於二十八日將佔據合水之馬步芳部八十二師騎八團及蔣記甘肅保安大隊驅逐，駐慶陽之該旅步兵一千三百餘人增援，當被人民解放軍在七里之魏家溝一帶完全擊潰，[illegible]即斃傷其三百餘[illegible]餘匹。慶陽等地蔣軍又派[illegible]部企圖混亂，人民解放軍[illegible]的目的，已撤離合水外圍。

搶刧行兇暗害我幹部

郭文燦等三人判處死刑

（孝義訊）為我俘虜復釋之前閻頑「奮鬥團」排長郭文燦、排長任恩富、士兵田近保忠三人，奸心不死，仍潛伏三區搶刧行兇，已為我民主政府再次緝獲判處死刑。郭三犯在我解放孝義時被俘，釋放時曾表示決不再與人民為敵，釋放後即潛身三區仲家山任恩富家中，陰歷二月十三日，郭、田二犯在城北北孝堡，冒充我軍，強抓騾車一輛，至偏店附近將車夫王顯元捆住，口塞手巾，劫去鈔幣二萬元後即推入水井，並向井投石（幸井水甚淺車夫未死得救），深夜趕騾車至屯里頭張之玉（去冬由孝義城逃回之閻頑「奮鬥團」排長）處，把騾子兩頭寄存，後經車夫回家報告，及張之玉自動告發，於次日下午即將該三犯緝獲，經審訊均供認不諱。另[illegible]及任恩富供認[illegible]以手榴彈在仲家[illegible]區幹部[illegible]林中[illegible]帶領胡軍抓捕我[illegible]林山及申久元文[illegible]小，並逼得申元文[illegible]。去年九月又搶[illegible]萬元，白洋四元[illegible]搶酒店一家。我[illegible]齊，將郭、任[illegible]死刑，張之玉因自動告白，予以寬大處理。（王哲）

河曲七區檢查生產備荒

加強領導改正自流

發動群衆多種山藥南瓜、克服單純依靠公家思想

（河曲訊）上月中旬，七區各開區村幹部會議，檢討生產備荒工作。入春以來，幹部多半在貸款工作中口頭上號召，叫「好好生產」，實際組織工作卻做的很差，對貧苦群衆的生產情形，只能說出個「大概」或「差不多」。四月間旱象日益嚴重，群衆已經着急了，領導上還認爲不是「緊迫」時候，說「不要緊」。直到五月初，區上給各村寫了個「一揆偷懶」的信，既沒有從思想上提起大家重視，也沒有具體辦法，所以村幹部都沒認真抓這個工作，一切問題都爲貸了款，爲了應付任務，有些幹部就走馬觀花的向各村跑了一趟；如草那村長郭四小兩天半功夫，做了四個村工作（旅俗澄六天）。有的在村裏跑跑，有的來解決了困難；見了貧苦農民就問一下：「夠不夠吃的？」或者說「缺多少？緊？」「咱們沒有及時要……」完全忽略了組織群衆節約備荒，因此助長了群衆依靠公家的思想，不去積極的同旱災作鬥爭。靠近五區的不貴溝、兩個自然村，至今還未餅組。各村貧苦群衆因缺勞力，沒安種的地也很多。根據這些情況，會上決定目前主要工作是防旱備荒，應動員一切力量從這個工作。具體辦法是：一、抓緊組織群衆多種南瓜、多掏陰坡地種山藥，並進行檢種山藥子。二、發動群衆互相調劑小日月籽種，交從義倉內撥出一部份糧食，到荷嵐調換。三、對缺乏人畜力的貧苦農民，應教育群衆，在自願原則下組織變工，幫助他們安種。對老弱孤寡，幹部應帶頭，幫他們種些瓜菜。四、將區發現新舊義倉、軍火田、鬥爭果實等，繼續解決貧苦群衆備荒生產中的困難。五、提倡節約，計劃吃糧。在進行以上工作時，隨時向群衆宣傳旱荒的嚴重性，打破群衆中單純依靠公家的思想，發揮群衆的力量，去戰勝天災。（王明鳳、殷志功）

河曲二、五區幹部帶頭

送子弟參軍

（河曲訊）二區樑嶺村長劉艮斗同志自動勸說其二弟參軍。他的帶頭作用，影響了中農劉大富，順也說：「幹部今天還送弟弟參軍，我也願勸我的兄弟上一塊參軍去」。（薛應祥）

（又訊）五區小王家墕王治全一生受地主剝削，貧困異常。自新政權建立後，經過清算，回贖和去冬土地改革，現在已有了二十二垧山坪地、大小兩頭驢。這次他聽到政府號召參軍，就跑去和中隊長說：「我聽說政府號召參軍，願叫我兄弟參軍去，我兩人一人生產，一人打反動派都能照顧下了」。幹部聽了就和他的母親商量，他母親聽了一一答應。第二天母子三人就到了村公所，把王漲全送到區裏報名參軍去了。（李鑫）

五寨「模範村」東秀莊

政權大部爲地主掌握

從公糧抗勤各方面欺壓群衆

（五寨訊）曾被稱爲「模範村」的四區東秀莊，至今政權却大部還掌握在地主富農手裏，貧苦群衆沒有真正翻身。由於該村在抗日戰爭時期對敵鬥爭中，湧現了一批英雄幹部，在四四年時，減租運動和四六年土地改革中，清算了大地主德圓與七百餘垧土地，並「順利」的分配給群衆，於是大家就認爲該村土地問題基本上解決了，群衆發動了，「公認」東秀莊是個「模範村」。直至這次工作團在該村進行了近月的土地複查，才發現掩蓋在『模範村』後面是有很嚴重的問題的，主要的是過去錯劃了成份，使地主富農得到合法的掩護，並乘機潛入了村政權。該村共有十九戶地主、十戶富農，而過去只劃了一戶地主、兩戶富農，其他一律都劃成中農。在全村十四個幹部中，他們就佔了九個，從抗聯主任到村書記、模範小組長。他們利用工作地位，從各方面盤剝和欺壓群衆，如公糧負担，像石家五個地主、一個富農，沒有一個比剛得到土地的農民李紅世出得多，地主石玉北還是免徵戶，石宜北只出了幾升，而李紅世就壓了三石六斗。地主張德貴在當主任時，只出了六斗公糧，而給貧苦農民石挨定了一石六斗，因他出不起，張某就把他押了窰子，逼的他活活的氣死了。村裏共有九個農民被催討公糧，押過窰子和吊打過，而地主拖欠的公糧，直到現在還有二十餘石，甚至有的減免了。在抗勤負担上，新政權建立以來，他們沒服過一次抗勤。全村一百一十戶，地主富農和民兵幹部就有五十餘人根本不服抗勤，使抗勤完全壓到貧苦農民身上。至於歷年來的鬥爭果實，也在地主操縱下完全給佔去了。他們自作主張，把鬥爭果實入了「合作社」基金，唱道情鬧秧歌，雞掃川，亂移借，結果果實全落入他們的腰包，貧苦農民沒有得到絲毫的實惠。四四年清算出「德盛興」的土地，被分了三等：區村幹部得第一等，民兵積極份子得第二等，農民得第三等，這樣好地都給幹部民兵分去了，貧苦農只得到少數的壞地，所以群衆貧困的還居多，至今還有二十四戶農民無屋可住，終年寄居於山崖上，沒鋪蓋和缺糧籽的就有四十餘戶。現工作團根據這些初步材料，正深入發動群衆，向地主階級進行徹底的清算。（李占林）

孝義新區群衆

積極恢復生產

（新華社呂梁三日電）孝義三、四、五、六等區自解放後，農民得到土地，情緒高漲，廣大地區現已積極恢復生產。四區克俄村全村二千五百畝土地，麥子、豆子等早田就種了一千畝。復員軍人侯堯除種了分得土地外，還開復荒地三畝多；歸房頭和恨對等自然村種了二千五百多畝。兩個自然村群衆，給八戶貧苦抗烈屬包耕一百二十畝地，許多婦女也首次隨着丈夫或兒子下地創闖。（戈）

興縣一完小廿八位同學

派赴工廠及醫院工作

（興縣訊）一完小同學，聽到行署號召大家做技工的消息，興奮極了，幾個正在河灘開荒的同學，趕快跑回來報名。幹部子弟郭全德、武零青、閻可嵬等一致表示：「老百姓把咱們養到這麼大，應該給人民辦事情去，學會技術，能很快打垮反動派哩！」女同學看到男同學去學技工，也要求去當看護，二十八個男女同學都興奮的到工作崗位上去了。臨行前，十二三歲的女同學常瑞鈴、王豐，幫助武孝書把一張很髒的褥子洗淨，張鳳仙等連夜幫助趕縫鞋子和襪窩。好幾個女同學提出照顧困難的小弟弟：「你放心去吧，小弟弟我給你照顧，保險比你照顧周到！」（王懷遠）

嵐五區偏僻小村官道溝

化形地主王根柱陰謀失敗

三八年即由岢嵐遷移官道溝
最近煽動鬥爭企圖逃避清算

（嵐縣訊）據通訊員劉立漢同志報導：化形地主王根柱，潛伏五區偏僻小村官道溝多年，最近提倡群衆清算和轉移視綫，煽動了一場對村主任劉黑則的鬥爭，被區幹部發覺，陰謀失敗，地主面目暴露。王根柱，原籍岢嵐王閣溝人，三八年爲逃避抗戰負担，即遷移官道溝，假裝「窮人」，後在該村買下七十多垧地，幾年來以新翻身中農迷惑外人。該村主任劉黑則熟知王的底細，去年曾和行政村幹部說過王的歷史，但未被注意。後來王某知道此事，懷恨在心，時刻圖謀將劉趕走或打擊下去，遂拉攏被村主任揭露過貪污行爲的劉庫生和行爲不正派被批評過的李春小二人，捏造事實，向區幹部控告劉黑則，並暗地佈置鬥爭。四月二十二日，區村幹部召開群衆會（該村共八戶人家），先提出討論春耕問題，王李等即控制會場，說是「春耕困難不能解決，先解決幹部問題吧」，群衆一聲不吭，李春小就說：「現在上級就是叫給幹部提意見啦，你們不提，我提！」於是他就捏造了一堆事實，說村主任是個偷人鬼，又偷過地主閣錫過路軍人二十斤鹽，四二年偷過鐵鏟，領導紡織貪污，強姦王根柱兒媳等等。李春小說完，他家和劉庫生的父母姨姨們都出面作證，並齊聲喊「打」。此時區幹部看到其他群衆不表示意見，知其中必有緣故，當予糾正，並向群衆解釋：「村主任有缺點，大家有權批評，但事情一定要真實」。當晚散了會，區村幹部到群衆中調查，才揭穿了地主的陰謀詭計。後回到行政村召開各自然村幹部會議，研究該村此次事件，大家認識了地主的毒辣，仍將問題交由群衆解決，群衆對地主王根柱進行了初步的清算。

（興縣訊）一區新窰上村富農楊國斌，是四四年從岢嵐遷移來的，將家裏的土地賣光了，假裝成窮苦人，每年吃貸糧。去年因爲沒搞清他的成份，以貧苦農民看待，並分給他三十垧地、一眼窰。這次複查貸款，幹部發現這一問題，專門派人去圪塔坡「追根」，考查清他是封建富農。群衆在大會上揭發他的僞裝陰謀，將分給他的窰地全部收回。（邱增功）

一中醫生趙立城夫婦

包庇地主隱藏財物

趙妻由群衆處理趙送政府追究

（新華社呂梁三日電）一中醫生趙立城夫婦，包庇地主隱藏財物，引起群衆不滿。中陽五區金羅鎮地主喬雙喜，在此次群衆鬥爭前，百般設法叫他三女隱藏財產，打發十餘女的外孫，以請醫取藥爲名，往來趙立城處，陸續將貴重財物隱藏趙家。經群衆發覺後，由清算委員會及民兵等前往詢問，趙某夫婦堅不承認，賀春英並威脅群衆，說地主喬家尚存有她的包袱箱子等物，要政府替她要回。群衆當即報告一中校部，校方着人查問趙立城，並偕同群衆查看其居室。當發現大批藏物：計金條八根、金戒指一個、金耳環一對、白洋二十四元、大煙一罐、十小綢、彩衣料二十幅、皮襖一件、犀牛角一塊等珍物，尚有一部財物賀春英堅不說出藏處。群衆當將賀春英扣送當地政府繼續追究，趙立城亦由一中校方決定交由群衆處理。

按，賀春英原係漢奸賀永春之妹，賀永春曾任日僞離石縣區長，現在太原爲閻僞充當爪牙，賀前夫亦係地主，死後與趙立城結婚，公然反對土地改革，散播謠言，誹謗政府。（經緯）

地主胡獻瑛

轉移財物被追回

（新華社呂梁三日電）中陽五區金羅鎮奸霸地主兼一貫道頭子胡獻瑛夫婦，計謀化整轉移財產，經群衆發覺，已將分散隱藏之大批財產追回。計藏在胡家崖村胡二、楊子家象牙筷子七雙、銀子，珍珠二百零二顆、金戒指及包金，藏在本村地主韓德家；衣服各一包，藏在米陽生家；金耳環、衣服一包，藏在遇元子家；一百三十元、棉衣九件。群衆非常憤慨，現地主附近的男女老少自動起來，並嚴密監視地主財物，防止地主逃跑。（經緯）

五寨前所村複查土地中

訂正地主賈斌武成份

群衆奮起鬥爭紛紛控訴

（五寨訊）前所村複查土地中糾正了錯定爲中農的惡霸地主賈斌武的成份，並徹底發動群衆向其進行了清算。賈斌武是多年惡霸地主，欺壓群衆，稱兇霸道，村裏八十歲的老人，他見到也是隨便指點，叫叫小名。舊政權時閻頑騎一軍住在他的院中，他便藉勢亂砍村中樹木，並逼令群衆往他院中送柴送草，除閻軍用了一部外，剩下的乾柴，他家就燒了幾年。日本人來後，賈某當了僞閭長、僞村長，勾結敵人殘害人民。他家蓄着馬子，專供敵人追捕民夫之用，農民徐三被馬追的吐了血，胡有德弟兄兩被追的幾年沒敢回來，鬧的破產。群衆對之恨入骨髓，去年曾自動起來進行清算，算出三百多元白洋。但在該村工作的縣負責幹部認爲群衆鬥錯了，便強迫叫「糾正」。原來這一鬼計多端的賈某，自五寨解放後，把地賣的留下十多垧，裝窮迷惑了幹部。這次複查中，深入發動群衆，從歷史上控訴賈斌武的罪惡。貧苦婦女十二女付給他家當過兩個孩子，沒給工錢，她的哭訴，激起了許多婦女憤怒。在鬥爭會上，賈某先還狡辯，說：「你們什麼圖！」以後又耍賴皮：「你們什麼？反正我是中農」。群衆憤怒起來，堅決鬥爭，說是「由你們吧！頑抗了再說」。過後，他除人，相繼伸訴了賈斌武欺壓農民徐三、胡有德等四十餘人的罪惡，揭露他破壞八路軍名譽的陰謀，及勾結敵寇的罪惡，群衆會上更揭露了他假說是八路軍偷走了的鬼計。群衆一致宣佈他是惡霸地主，並清算出十八垧半地、九間半房，另衣服農具一部。（樂山、尚武）

尋人

希[illegible]自去年[illegible]後，迄今[illegible]，是否[illegible]三月來信[illegible]信轉[illegible]家中[illegible]。

蘇青（小名[illegible]）[illegible]去年[illegible]你在[illegible]，二十[illegible]見信[illegible]我家[illegible]。

王燃（奶名[illegible]）[illegible]自接後，見信[illegible]來信[illegible]落[illegible]村[illegible]。

史占[illegible]父親[illegible]你[illegible]我[illegible]下落[illegible]信[illegible]見信來[illegible]知[illegible]。

高如[illegible]（父[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走五[illegible]再有[illegible]林店[illegible]到後[illegible]告[illegible]石玉[illegible]。

王[illegible]興家[illegible]縣坪[illegible]三[illegible]九[illegible]一[illegible]七[illegible]家有[illegible]自現[illegible]加[illegible]於[illegible]信今[illegible]家自[illegible]速[illegible]如[illegible]來信[illegible]

東北我軍不費一彈 連克清原新賓伊通

撫順重地已暴露於我巨大攻勢矛頭之前

（新華社遼東前線三日電）東南滿民主聯軍今日（三日）不費一彈，收復清原、新賓兩縣城及新賓西之蔣軍據點永陵街，守敵棄城西竄，我軍正分路追擊中。上述城鎮杜聿明曾特以作四犯遼東解放區之屯兵場，未及八月（去年十月上中旬由蔣軍五十二軍侵佔上述各地），今又重歸人民之手。現瀋（陽）吉（林）綫吉林以南清原以北幾段，及四（平）梅（河口）綫，除僅殘存被民主聯軍圍困之西安孤城外，廣大地區已全獲解放。瀋陽外圍之重要戰略據點撫順及其以東之營盤，已完全暴露在林彪將軍部隊巨大矛頭之前。

（新華社東北前線四日電）東北民主聯軍一部，二日收復伊通縣城。該城位於長春以南一百二十餘里，守敵棄城竄逃。按伊通係於去年五月二十一日爲蔣軍七十一軍侵佔。

侵入沂蒙區困難重重 蔣軍面臨被殲命運

敵後我軍不久將與正面主力夾擊蔣軍

（新華社華東前線三日電）本社特派記者莊重報導：過去十個月，華東人民解放軍共殲滅蔣正規軍四十個旅，現在蔣軍在華東擁有機動兵力僅有十三個整編師共卅二個旅，但自七十四師覆滅後，蔣介石認爲可靠的部隊只有第五軍和十一師兩個嫡系主力。雖然蔣介石冒險採用所謂「一窩心戰術」，但他還不能不以與機動兵力相等的部隊守備侵佔城市和交通綫，而守備之蔣軍大部已陷入游擊戰爭火海。如果說在泰安戰役前，華東蔣軍還保持相當數量的機動力量，那麼自泰安戰役後，蔣軍機動力量便迅速地大批喪失了，僅在卅天內，蔣軍有兩個整編師（七十二師七十四師）全部被殲，另有六個整編師部份被殲，總共被殲約八個旅近六萬人的兵力。戰爭主動權開始逐漸轉移到人民解放軍手中。現在開始侵入沂蒙山區的蔣軍，在七十四師覆滅後，因集結已遭遇重重不可克服的困難：第一、由於兵力過於集結，側翼愈加暴露，愈易遭受殲滅，而側翼如係雜牌部隊，更是人人自危，因雜牌軍一旦被圍困時，蔣嫡系軍隊近在咫尺，亦絕不增援，如川軍七十二師全殲於泰安，即爲一例。第二、由於兵力收縮集結，愈不能包圍人民，相反，人民解放軍更加能縱橫自如，到處迴旋運動殲敵，即使蔣軍主力都集中一起，人民解放軍也隨時可以一舉擊破而殲滅之，最近一戰臨（沂）蒙（陰）公路曾陀寺、虜石溝，再戰孟良崮，便是明證。第三、蔣軍由於兵力不足，後備枯竭，除拆東牆補西牆外，無兵可調，而維持其進攻也好，收縮防禦也好，總是有許多缺口，沒有兵力填補，例如膠濟路自萊蕪戰役之後，迄今近三個月，濟南蔣軍無力打通，濟南已成爲孤立的危城。第四、蔣軍愈把兵力集中第一綫，後方便愈加空虛，愈受解放軍游擊隊的威脅，現在津浦、隴海兩條大鐵路綫，只有少數雜牌軍和幾個新編的蔣僞軍擔任守備，僞吳化文新十師六個團，即將守寧陽、滋陽、曲阜、濟寧、鄒縣等城市及許多交通綫。至於隴海路以南長江以北的華中解放區內，蔣軍兵力尤其薄弱，蔣後的游擊兵團，即將積小勝爲大勝，在大部份地區完成掌握主動，不久將與正面主力形成兩面夾擊蔣軍的態勢。第五、蔣軍深入老解放區，交通無法解決，供應愈加困難，特別是糧彈，除幾條公路外，縱山嶺百里，狹窄不能通行，蔣軍可以依賴劫掠，但現亦無物可搶，人民早已徹底空舍，不但在被包圍時完全斷絕飲食的來源，即在尚未被包圍時，亦瀕於斷境。總之，不論蔣介石集中多少部隊，採用什麼戰略戰術，如果蔣軍不及早起義，不自動放下武器退出內戰，便一定要與七十四師同樣的毀滅。

編餘蔣軍下場慘 流落街頭討飯吃

（新華社華中四日電）綜合蔣報載：受蔣介石利用後又被拋棄的蔣軍軍官及士兵，下場極爲悲慘。曾參加蘇北作戰之蔣二十九軍軍官，遇治安部隊編遣，由曾任旅長之韓權華領導，組成無職軍官請願團，現在南京沿街行乞。抗戰中名聞全國之「四行孤軍」，現散居上海者，衣衫襤褸，生活窮苦，兵不像兵，民不像民。春天以來，幾度吃兩頓稀飯，請求做個工人，竟遭蔣政府拒絕。抗戰中被俘留日之蔣軍回國時，蔣政府僅發給每人十五萬蔣幣的遣散費，而彼等皆籍隸蘇北及邊區各省，大多數均無法回家，現一部份居上海國立音樂學院，一切當先賣盡，每天僅靠當地人民供給少數銀錢度命。至於因作戰而殘廢者，命運更其悲慘，在號稱「國際都市」之上海馬路上，到處可見斷足斷手身穿破軍裝之傷兵，沿地行乞。蔣政府對死者家屬更毫不照顧，曾在蘇北內戰前綫戰死之蔣軍連長馬芳廷（原東海州人）之妻，自馬死後，到處奔走，官方推諉延宕，致使所遺二子，因生活困難，先後死去，現伊只好投還[illegible]救濟總會求救，狀極悽慘。

蘇中蔣「清剿區」內 六千羣衆反蔣大遊行

蔣政權人員聞風鼠竄蔣軍亦不敢出動

（新華社華中二日電）（遲到）五月三日，海泰縣以南「清剿」區內之姜堰雅周區黃夏鄉，掀發六千餘羣衆反蔣示威大遊行，蔣政權人員聞風逃遁，蔣軍亦未敢出動。該鄉與蔣佔區僅一河之隔，七個月來，遭受蔣軍百餘次洗劫，鍋灶被毀，戶無存根，但人民堅決不屈，無一人自首，無一戶繳捐，蔣軍乃下令：責及鄉工作不能撤退，應一家殺一個，以示「贊成」。羣衆聞訊憤慨，乃組織起來進行自衛。二日清晨六時，各戶十歲以下兒童及不能行走的老人，均向安全地帶轉移，留下的六千多青壯男女，成立「保命、保丁、保田、保夏收」之四保大隊，另由民兵組織精幹的糾察隊。三日晨，四保大隊列成數路縱隊，每分隊一面大紅旗，每班一面大旗，每人手拿釘耙鋤頭，浩浩蕩蕩，直奔游安南蔣佔區，沿途千萬隻鐵鎝揮舞，千萬個喉嚨怒吼，蔣軍蔣記鄉保見此聲勢，驚駭萬狀，紛紛奪路竄逃，羣衆隊伍在後追趕，高呼活捉[illegible]子（當地最壞份子土蔣頭子），吼聲震撼數里，當即捕獲未及逃跑之蔣記鄉保長二十餘人，就地公審槍決一名。行至祖師廟附近時，當地最壞之兩個「還鄉團」員已逃竄，羣衆乃將其房屋拆除，被擄搶一隻鷄蛋的拿兩片瓦，一隻鷄的一條椽子，一隻豬的扛一根木頭，頃刻間，十數間大瓦房化爲烏有。遊行行列至下午始整隊勝利回家。

加斯貝利政府排除左翼政黨 激起意全國工人怒潮

托格里亞蒂斥加氏此舉是非法的

（綜合報導）自加斯貝利宣佈成立所謂「清一色」政府，並由政府中排除左翼政黨（社會黨與共產黨）代表之後，首先在意大利北部激起了憤慨的怒潮，米蘭及其近郊各大工廠的工人，均舉行抗議大會。反對組織沒有勞工政黨參加之新政府，[illegible]很快即普及全國，各工廠紛紛開會通過決議，抗議基督教民主黨領導機關反人民的作法，天主教工人也參加了會議和示威遊行。那不勒斯與[illegible]的兩個大鐵路[illegible]工人，以停工表示抗議。熱那亞、薩窩那、塞斯特里等港區的鐵路員工和工人，都通過決議，譴責由於加斯貝利玩弄手段而成立的反動政府。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在「團結」報上撰文聲稱：加斯貝利完全沒有權利建立「主席制」的內閣，托格里亞蒂[illegible]道：「當政府危機之際，我[illegible]五次與加氏會晤，但加氏從未談及綱領的任何一個問題，而只泛論政府機構，而且加斯貝利方面對了我們，因此[illegible]反對利[illegible]新決[illegible]多數派[illegible]不正當的[illegible]。絕不歸[illegible]保[illegible]議會或從民主的[illegible]一從[illegible]設[illegible]加氏[illegible]不能[illegible]算是合法的決議。」許多報[illegible]

正義的譴責 憤怒的行列

（南京通訊）

五月十五日，南京中央大學，音樂院、劇專等學生四千餘人舉行反飢餓大遊行，他們手執各種旗子，上書「我們要吃飯」「我們餓的不能上課」，有一面旗子上畫着一隻空飯碗，並寫着一個大大的「餓」字。

九時三十分，行列抵教育部門口，那裏早已戒備森嚴，警車上滿載武裝警士和憲兵，教育部的鐵門緊閉，職員們都已走了。學生們高呼：「朱家驊快出來，不要擺架子！」裏面毫無聲息，學生們湧而進。十時三十分，朱家驊匆匆自外面回來，立刻被學生包圍了，他強作鎮靜的跑到樓台上「訓話」，但當講到「一般老百姓多麼辛苦」一句時，學生一致高呼「爲什麼要打內戰？」「不要說廢話！」旁邊石柱上立刻出現了「朱門酒肉臭」的標語。

十二時十分，遊行至行政院，王雲五出現在學生面前時，面色沉重，學生一致要求增加副食費及教育經費，王表示「沒有錢，預算不夠。」學生們高聲質問：「爲什麼沒有錢？」王狼狽地答以「無權答覆，」「頭可斷，也無可答覆。」

當學生代表上樓繼續談判時，宣傳組的同學馬上在行政院內展開了宣傳工作，「行政院」金字匾被「民瘦官肥」四個大字蓋沒了，屏風上畫了一個胖胖的官員和一個乾瘦的學生，並寫着：「肚子太大，中間裝的是什麼？——民脂民膏！」橫批「反對飢餓教育」。會客室牆上，有粉筆詩一首：「黃金美酒萬民血，玉盤佳餚百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歡聲高處哭聲高」。劇專學生在院內演出「內戰英雄」「社會賢達」等活報，表演「內戰英雄」的同學，身穿美國卡嘰，戴黑眼鏡，雙手放在背後，大搖大擺，全體即手指高聲齊唱：「你！你！你這壞東西，市面上日用品呀，你一大批一大批搬上戰場去，你這批壞東西，該槍斃！」表演「社會賢達」的王先生時，同學們一致對王雲五發出噓聲。

五時談判無結果，同學們整隊回校，一路高呼：「我們要留最後一口氣，最後一句話，待將來發揮。」

（新華社華中電）

四強審議對奧和約委會中 美英破壞波茨頓協議

（塔斯社維也納訊）由蘇、美、英、法四國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於五月十二日在此間開始工作。遵照莫斯科外長會議之訓令，此一委員會是要審議奧國和約中尚未協議之各條款，並向外長會議提出報告。自開會以來，從未討論到奧國和約之任何一條款，在十一次的會議中，只是耗費在無謂的程序問題的討論上，這是由於美國代表道奇的態度所致，在這方面，他受到英代表麥克及法代表柴瑞爾的支持，而且正在企圖使會議的工作沿着與莫斯科外長會議訓令完全不同路線進行。遵照莫斯科會議的決議，委員會是被訓令來審議奧國和約尚未協議之一切問題，如所週知，重要的未獲協議的問題之一，是奧國和約第三十五條，關於德國在奧資產及該約第四十二條關於聯合國及其各國人民的在奧財產問題。遵照波茨頓會議所通過的決議，德國在奧國東部的資產轉移給蘇聯，作爲蘇聯自德國應獲賠償的支付來源之一。這是不會適合於道奇及其代表的金融家們之利益，首先便是英美的石油公司，在他們中間，石油公司在某個時期，[illegible]的契約交給了德[illegible]公司[illegible]而美英政府[illegible]提出，反對德國[illegible]，而且實際上在奧地利的石油工業中，投下了大量的資本，現在從前的英美所有主們，在這方面受到奧地利的支持，企圖攫取德國在奧國石油工業中的投資，而來損害波茨頓會議的蘇聯已經承認的權利。英美方面又轉過來支持奧國的所有主們，後者在德奧合併後，與德國人從事各種交易，而且以他們的所有權給德國人，而獲得巨利，現在這些奧國的生意人又要求這些所有權了。所有這些情形，其目的是使波茨頓會議有關把奧國東部之德國資產轉移給蘇聯的決議，化爲烏有。道奇以及英法代表不力求解決莫斯科外長會議所委託給委員會的工作，反而企圖轉變委員會及其附屬之專家委員會，成爲修改四國所通過的聯合國決議的工具。這種修改是順從英美石油公司及在德奧合併時期服務德國人的奧國資本家的利益。

蘇中蔣僞 圖大規模搶糧

（新華社蘇中二日電）新麥登場，蘇中蔣僞企圖大規模搶糧，僞東台、富安、梁垛等地蔣僞集合大批工匠，趕製麻袋，準備下鄉搶麥。在海門、啓東蔣僞亦[illegible]陽村、海復、聚興等據點，製就麥袋千餘只。如（皋）東各據點蔣記政府分別成立「收租復田委員會」，集中封建惡霸地主，蔣僞組織「武裝收租隊」，在各鄉採取「收租」、「借租代捐」、「一收三」、「三分收一」等方式，[illegible]時，[illegible]外，更毀壞[illegible]。各地農民已一致喊出「堅決鬥爭」的口號，猛烈展開搶收鬥爭。

一九四三年河曲光明村的大批僱貧農是怎樣餓死的？

（投機份子、叛徒李敬庭在二中的坦白）

編者按：河曲光明村，是一個只有四十六戶人家的小村子，但在一九四三年一年內，即餓死了僱貧農十多個人。該地是在四〇年時被我軍解放的。原來敵偽統治人民的村公所，除村長胡登潔一人逃跑外，其餘原封未動，新增一個富農張有滿當村長，就成了「新政權」。舊政權就是這樣變成「新政權」的。到四三年後，村政權還是由下列這些人掌握着：村長張天德（「議員」），惡霸地主，「支書」兼村公所書記張溫，地主，本人是閻匪訓練出來任過偽村村長的，他是舊政權的老書記。中隊長富農，農會秘書富農，還有一個就是李敬庭，本人是個流氓。當日寇佔領偏關時，他即投敵，曾任過敵方「宣撫分班長」，及「准尉隊長」之職。後跑回來，又由區委派他回光明村工作，在村中權力很大。從四四年又由張溫介紹他入黨，（張溫後逃跑投敵，是由李敬庭動員的）。從四六年下半年到現在，由李敬庭担任村長，就是這一批舊政權的萬惡統治階級，在某些縣區幹部的包庇與合法承認之下，組成了「新政權」的統治者，他們無惡不作，橫蠻殘害人民。僅在四三年一年，就有十幾個僱貧農死在他們的手中。這一幕慘劇，實令人看了萬分痛心！同時，還也可以看出，我們過去是怎樣來建設政權和組設了什麼樣的政權呵！光明村並非獨一無偶的例子！恐怕其他的地方，還有不少的「光明村」！特別是在新區呵！下面就是李敬庭的一段自供。這僅是他們為非作惡的材料的一部份，而且是翻捕後寫出來的。

三十一年和三十二年是倒運兩個年成。所以三十二年春上就有很多人家沒吃的。這時候政府給撥了三石救濟糧，縣政府並派王科長（王福華）來負責貸放。村公所從蔡家坪款了回來；（糧不夠還借了四十斤糧票）這時村長張天德就問我：「這糧怎貸呀？」我說：「反正是貸給沒吃上的人吧！」他又說：「給了窮人將來要他不下！況糧也不多，給他們也解決不了問題，我看還是借給那能還起的人家吧！」我也就說：「對的！給了那些「窮猴」他今天還了沒依你吧！」我說完上面就到了地溝；王科長也就靠了幹部，就由張天德一個人負責了。張天德和張溫兩個人讓村警把斗刮子砍成彎的，盤一斗頂多有八升，就那樣發出去了。後來張天德對我說：「糧是撥完啦！還「長」下五斗！」我就問他：「三石的數字「夠」啦吧？」張說：「夠啦！」我就說：「要是三石的數字夠了，「長」下的那你看吧！」張天德低頭一思謀，馬上又對我說：「咱們打了「平伙」吧！」我說：「可以，由你吧！嗯！」誰給做了？」書記張溫插嘴說：「就李排村長「伙計」（張天德串的那個女人）那裏吧！」張溫隨即就把糧送去，連書記的「伙計」也叫去，連兩個賬房員，共七個人；除我以外，他們六個人全抽大煙，兩桿洋煙槍輪換的抽，就抽開了。前半夜吃了一頓「豬肉餡的餃子」，半夜裏吃了一頓「燉肉烙餅」，臨明時跟又吃了一頓「涼粉」；「長」下的這五斗糧，和四十斤糧票，就這一夜吃完啦。

就在放了救濟糧的這一年，四十六戶的光明村就餓死十個人，我把這十個人死的情形談一談：

張省祥 是給地主劉開和當過六七年長工的一個貧農，是老老實實的好受苦人，就在發救濟糧的時候，他要求借點，村公所沒給，就哭上回了家；家裏人也全哭；餓了一天。第二天還是沒吃的；張省祥子勒緊了褲帶，在路上以野草充饑，餓的他直了；又哭上回來，回來還是沒吃的，哭的和全家人說：「哎呀！老天就是叫咱死呀！」……」就摟摟的躺到炕上，病了。病下了，弱的太吃不進東西，吃下去，也是一口也吃不進去了，過了五六天就餓死。

張毛旦 是個瞎子，家中只有一個老母，因為是瞎子，不能勞動，把原來家裏有的一點東西也全賣完啦！沒有吃上的，聽見村公所借糧，七十多歲的老人扶上拐棍到了村公所借糧，老婆一進門，村長張天德就喊：「這個老婆婆！你「臨眉瞪眼」來我們這裏幹甚？快死去吧！省下「作害」（糟蹋的意思）那五穀！」一這老婆就哭着說：「村長先生們！你看我們娘兒倆，緊等餓的死呀！把那糧也打發上我幾顆吧！」村長就說：「給來的太遲啦！前兩天發糧，你幹甚去來？」這老婆止開口說話，我看見他穿的稀巴爛，「口歸」的不行，跳下炕來就往門外推；「快快！快出去吧！你個絕種人家來這村公所跑甚？給糧，那不是糟蹋糧了？借了拿甚還？唉！你七八十的人啦還不死了！我也給你「發結」一刻！」這老人被我推到門外後就哭上走了。在村公所的人，全都聽見他哭：「哎呀！你們要逼死下人啊！」回了家裏母子二人抱頭痛哭，沒一點吃上的，把餓裏的黃菜全吃完，不久，母子兩個全餓死。

張來喜 的媽媽也是七十多歲的人，來喜子弟兄兩個這年全跑到口外，家裏沒一點依靠。和富農張金喜住的一個院，往年家給張金喜家捻麻繩，纏線子，做些零碎營生，張金喜只給管兩餓飯，這一年，張金喜就不管飯，他扶了根棍子也來村公所要求借糧，我們又是照樣碰了回去；這老婆一走，我們幾個人就說：「像這些老婆，還不早些死了，活的不嫌麻煩！」老婆回去同張金喜討吃也討不下，以後餓的走不動啦，出來往外去就是爬，張金喜的院子裏掉的就也沒，只是磚縫縫裏長的些青草，瞎老人就每天爬出來以青草充飢，最後一次爬出來就再沒爬進去，死在炕台上。死了後，手裏還緊緊握着一把青草，嘴裏還噙的一口，就在這時候，富農張金喜抑住逃債的賺了三四石米。以後張來喜弟兄兩個全從口外回來，實在「落後」的不行，我就觀去「教育」他們：你弟兄兩個好好的咽咽吧！新政權對窮人同是一不顧」了？我一說完，來喜子就給我硬硬地碰了個釘子：「好發咧！我媽到是財主？活甚還餓死了？」我馬上就火的不行，再也沒有理他。以後往區上反映，背就說：「來喜子是從口外回來，破壞話；可能是「特務」」等等，到村「幹部」們也是說來喜子「有問題」。

張鎖小 是給地主劉開和攬了一輩子長工的僱農；這一年已是六十大幾歲的人了，因為苦重，六十來歲那年把眼決瞎，被地主劉開和開消出來；回了家裏甚也沒有，一個兒子還在口外攬工。張鎖小老漢被劉地主開消後，常一個人哭訴着一句話：「老牛力盡刀尖死！」因為張老漢為人好，附近幾年，鄰居們假給送些吃喝，到這一年（三二年）窮鄰居們連自已也顧不了啦！所以張老漢有時竟一兩天吃不上一口，經常挨餓。就在發救濟的那幾天，好心的鄰居去對張老漢說：「村公所放救濟糧呀！你和窮人不一樣；年紀大又瞎了眼，沒人養活；你去給他們開個口吧！多少他們總會給你點。」張就摸着到了村公所，結果我們也碰回去，沒給一顆，以後出去討吃也討不下，餓的不行，要爬還爬不動了，走到半路再走不動了，跌在塲下就再沒起來。老漢死後，他的本家們就把他裝在一個短櫃子裏埋了；埋的不深，被狗拉出來吃了。前年他兒成孩子從口外回來，我就對他說：「成孩子，你也是個攬工漢，這些時我看你還不錯，好好「給」新政權幹吧！……」我還沒說完，成孩子勢如就說：「我不尿稀它，再受上二十年苦，頂多把我也餓餓死！」我心裏頭就恨上他了，以後對其他「幹部」說：「成孩子可真是個「二流子」！」

張三毛旦 這一年（三二年）才三十幾歲，也是攬了十幾年長工的窮人，這年餓下時候，沒人僱了，回了家裏，雖有幾垧開沙碳地，但窮的連牛犋也立不起，村公所救濟，他就來領糧，結果村長書記全罵他：「灰人不往起爬！」一顆也沒給就頂走了，三毛旦回去討吃也討不下，倆口子各管了各，十幾天後就餓的死在炕上了，老婆後嫁到小石崖才逃了個命。

張旺常 是個唱「道情」的。到這年，根本沒人喜「道情」了，他一個人拍來便沒法子；討吃沒人打發，去村公所借糧，村長說：「唱戲的道人說的也好聽，你借了拿甚給還？」張旺常沒借上，肚子又餓，在村裏東跑西串了幾天，也沒有，討不下也就餓死了。

石二娃 也是個唱戲的，外路人，這年根本沒人寫戲，沒活法就討吃，一開始還能討下點，以後就討不下了，到村公所借糧，我們照樣又是沒借給，他回去走到一個場面跟前走不動了，就倒進場房裏睡下，一睡下就再沒起來，死在場房裏。

張增氣 有二十幾垧地，幾年來因生活困苦，立不起牛犋，到這一年，只賣的留下三垧了。他聽說我們發救濟糧，笑嘻嘻的跑到村公所對我說：「李先生！我今年實在過不去，你們可得幫助幫助我啊！」我就說：「這些人就是成問題，自已有東西捨不得賣，老想靠公家。」增氣子說：「李先生！我有甚賣的？」我就說：「有地不能賣了？自己的那就看成個寶，公家的那你就看的容易了」。增氣子聽了一聲說：「一共賣的留下三垧地啦！賣乾怎活呀？人還死，誰能知道一天死呀兩天死了？」我就說：「好好好！你那捨不得，公家這也捨不得。」村長在炕上往起一站就說：「快地（滾的意思）滾吧！不用再在這裏麻煩啦！」增氣子低下頭倒退了幾步就回去了。回去還是沒法，餓的不行！第二天他就又來緊求我：「再沒法子，就是個賣地了。村裏沒人買，李先生和村長們能不能給我想法賣一下？」我說：「當然能！」「那末」（河曲口音，反正的意思）我也「不能」看着教你死！」這時候村長和書記兩個人，就悄悄的嘀咕了幾句；村長在我背上悄悄拍了一下，我知道是他要買了；我就給往低壓價錢，本來值三石米的地，增氣子沒敢多要，只要了一石麥；結果我還說：「你這是「不想」賣，現在的地，還有那樣「大」的價了？」增氣子說：「依李先生是怎地個？」我說：「算上五斗吧！」增氣子說：「至少也得一石！再少就不能啦！」我當時就發的說了句「好聽」話，朝住張天德說：「我看來，這地「說住」，也得你買呀！增氣子這被沒辦法，你不「幫助」一致誰幫助呀？」張天德也就假眉三道的說：「再沒法子了，算了：我不「幫助」一致人家點「幫助」」說成了，我拿起筆來拿了一張紙就給寫約，增氣子數寫一石，我硬給寫了七斗，以後增氣子哭上到了張天德家裝糧，張天德又和下二斗，說是增氣子還欠他二斗舊債，結果只給了五斗。把這五斗莜麥吃完之後，在光明村再也不下一點活法了，引上老婆就逃到了岢嵐；去了照樣沒辦法，就餓的死在岢嵐。

張好守 一家三口，兒是在外村「維由」（不是親生）的，老倆口待這個「維由」的兒和親生的一樣，因為家窮，兒從小就給人家攬的放羊，（只賺下錢，在自已家裏吃飯）每一年時候不好，每天只吃糠和榆皮；就是這，老倆口也捨不得多吃；每頓總是先讓兒吃飽後老倆口才吃。有一天，娃娃吃不下去了，就和他媽低低說：「媽！」一他媽哭的說：「好娃娃呀！有好的媽媽還能不給你吃了！」一天起來沒吃飯，就放羊去了；晌午回來還沒吃飯，這小子不吃，餓了一陣，就跑到東面去了。（東山上）兒一走，老倆口更沒人養活了，整天的哭，以後竟想上吊，[illegible]

[illegible]

也是一樣的罵，我也就跟上罵。去年我作風形，是全村學後了；我來村公所那吃好的，最賴也吃的是饃，每天也照樣吃好的菜。鬧去年冬天就更好來，撈飯，有豆腐有肉，不是白麵就是油糕，吃豆腐，鬧拿油炸一下，區上的幹部去了，也願意在我們村公所吃，不到老百姓家裏去，上級也不說，我也就不改。去年冬天，有一頓正吃飯時，書記劉我說：「咱們三個人（村長書記和我員）一頓吃不了三碗；咱們可是能多「節約」一下啊！」「節約」騙屁哩，每天吃不多，還不是肉吃飽了再看，窮苦抗鄉和黎衆，亂是咱在天堂，窮苦黎衆是在地獄。